



当代学术棱镜译丛·经典补遗系列
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


Martin Heidegger (Author) Ingrid Gölrand (Editor)

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

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

〔德〕马丁·海德格尔 著 〔德〕英格特劳德·古兰特 编 赵卫国 译

海外借

 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当代学术棱镜译丛·经典补遗系列
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

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

[德] 马丁·海德格尔 著 [德] 奥格特劳德·古兰特 编 赵卫国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/ (德) 马丁·海德格尔著 ;
(德) 英格特劳德·古兰特编 ; 赵卫国译. — 南京 : 南
京大学出版社, 2018. 3

(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/ 张一兵主编)

ISBN 978-7-305-13217-9

I. ①黑… II. ①马… ②英… ③赵… III. ①《精神
现象学》—研究 IV. ①B516.35②B0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61960 号

©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, Frankfurt am Main 1980, 3rd edition 1997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13-550 号

本书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(项目编号:09XZX006)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
书 名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
著 者 [德]马丁·海德格尔
编 者 [德]英格特劳德·古兰特
译 者 赵卫国
责任编辑 李 博

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3.25 字数 180 千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3217-9
定 价 38.00 元

网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官方微信号: njupress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 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Martin Heidegger (Author) **Ingtraud Görland** (Editor)

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

《当代学术棱镜译丛》总序

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，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，西学翻译蔚为大观。百多年前，梁启超奋力呼吁：“国家欲自强，以多译西书为本；学子欲自立，以多读西书为功。”时至今日，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，但他所言西学著述“今之所译，直九牛之一毛耳”，却仍是事实。世纪之交，面对现代化的宏业，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，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。基于这一认识，我们隆重推出《当代学术棱镜译丛》，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。

王国维直言：“中西二学，盛则俱盛，衰则俱衰，风气既开，互相推助。”所言极是！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，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，“风气既开”无须赘言，中外学术“互相推助”更是不争的事实。当今世界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，文化交往愈加深广。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。一方面，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；另一方面，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。于是，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。虽说“学问之事，本无中西”（王国维语），但“我们”与“他者”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。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，不但知己，亦要知彼。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。

“棱镜”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，意指复合光透过“棱镜”便分解成光谱。丛书所以取名《当代学术棱镜译丛》，意在透过所选篇什，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，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，进而实现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的目标。

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：其一，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，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；其二，不忘拾遗补阙，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。

众人拾柴火焰高。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，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，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。

丛书编委会

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导言:作为科学体系第一部分的《精神现象学》的任务 | 001 |
| 第一节 现象学体系和哲学全书体系 | 004 |
| 第二节 黑格尔对科学体系的理解 | 013 |
| a) 哲学作为“科学” | 013 |
| b) 绝对的和相对的知识;哲学作为科学的体系 | 018 |
| 第三节 标明体系第一部分特征的两个标题的意义 | 023 |
| a) “意识经验的科学” | 023 |
| b) “精神现象学的科学” | 030 |
| 第四节 《精神现象学》作为体系之第一部分的内在任务 | 034 |
| a) 绝对知识的自我实现 | 034 |
| b) 对《现象学》意图的误解 | 036 |
| c) 与黑格尔争辩的条件 | 038 |
| | |
| 预先考察 | 041 |
| 第五节 《现象学》的前提,其始于绝对的绝对开端 | 043 |
| a) 精神之自我实现的阶段 | 044 |
| b) 哲学作为其前提的展开;有限性问题和黑格尔的无限性难题 | 047 |

| | |
|---|-----|
| c) 关于文献,关于“存在”和“存在者”的术语以及阅读时的内 心态度的简短提示 | 051 |
| 第一部分:意识 | 055 |
| 第一章 感性确定性 | 057 |
| 第六节 感性确定性的直接对象 | 058 |
| a) 直接知识作为我们绝对认知者的必然的最初对象 .. | 058 |
| b) 事实本身的自在和自为存在以及“旁观”绝对知识;“超离 的”绝对知识 | 062 |
| c) 感性确定性之对象或知识的直接性;“纯存在”,现存性 | 067 |
| d) 感性确定性的直接的纯存在中的差别和中介性——“这一 个”样例之丰富性,作为我或作为对象的这一个 | 073 |
| e) 直接性和中介、本质和非本质的东西在感性确定性本身上的 差别之经验;作为本质的这一个,它作为现在和这里的 意义,作为这一个的本质之共相 | 075 |
| f) 表述共相的语言和所意指的个别——存在论差异和辩证 法 | 079 |
| 第七节 作为直接之物之本质的中介性和辩证的运动 | 084 |
| a) 意指活动作为感性确定性之本质;意指活动的当时性和普 遍性 | 084 |
| b) 我与对象无差别的感性确定性的直接性;已经指出的个别 现在通过其运动达到共相 | 087 |
| c) 作为对有限事物之扬弃,作为辩证法的绝对知识之无限 |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|-----|
| | 性;与黑格尔辩证法争辩的开端——存在之无限性或有限性 | 090 |
| | d) 有关存在之无限性问题的照准点:精神从相对的东西中超离;无限性的逻辑的和主观的根据 | 094 |
| 第二章 | 知觉 | 101 |
| 第八节 | 知觉意识及其对象 | 101 |
| | a) 知觉作为感性确定性和知性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| 101 |
| | b) 物作为知觉之本质性的东西;物性作为特质之“又”的统一 | 105 |
| | c) 作为特有品性之条件的物的排他的统一性;知觉对象之特有品性和错觉之可能性 | 108 |
| 第九节 | 知觉进行中介的矛盾性 | 111 |
| | a) 错觉之可能性作为抓取和反思的知觉本身之矛盾的根据 | 111 |
| | b) 作为抓取和反思的知觉中的物之矛盾的“一”和“又”的交替分配 | 114 |
| | c) 物自身中的矛盾——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——以及知觉之反思的落空 | 116 |
| 第三章 | 力和知性 | 121 |
| 第十节 | 认识的绝对性 | 121 |
| | a) 作为存在论的绝对认识 | 121 |
| | b) 物的矛盾性在其作为力的本质中的统一 | 126 |
| | c) 有限的和绝对的认识——“现象和超感的世界” | 131 |
| 第十一节 | 从意识向自我意识的过渡 | 139 |

| | |
|--|-----|
| a) 力与诸力的游戏;为他存在中的自为存在 | 139 |
| b) 诸力之游戏的现象和规律的统一 | 144 |
| c) 自我的无限性;作为 λόγος 的精神,自我、神和 ὄν | 153 |
| 第二部分:自我意识 | 157 |
| 第十二节 自我意识作为意识之真理 | 159 |
| a) “它本身之确定性的真理” | 159 |
| b) 从意识向自我意识过渡的意义 | 162 |
| 第十三节 自我意识的存在 | 168 |
| a) 在其独立性中赢获本己之本己存在 | 168 |
| b) 自持之物的新的存在概念,生命;黑格尔那里的存在与 时间——“存在与时间” | 173 |
| 结 论 | 183 |
| 编者后记 | 184 |
| 重要词语德-汉对照表 | 189 |

导言：作为科学体系第一部分的《精神现象学》的任务

下面的讲座是对黑格尔著作的解释,我们都很熟知这部冠以《精神现象学》标题的著作。通过对标题及其各种不同文稿措辞的讲解,我们力求先对这部著作做一个无法回避的临时性说明,以便随即着手进行解释,更确切地说,绕过长篇的序言和导言,从事实本身开始的地方进行解释。

这部著作通行的标题:“精神现象学”当然不是这部著作原初的标题;但自从这个标题在黑格尔著作以完整版形式被采纳之后,的确对这部著作产生了明显的字面上的影响,这项工作是由黑格尔的朋友们在1832年之后,即他去世之后承担的。《精神现象学》构成全部著作的第Ⅱ卷并于1832年出版,出版者约翰内斯·舒尔茨(Johannes Schulze)在前言中说,黑格尔本人在他突然去世之前就在酝酿著作的重新出版,他本着什么样的意图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形式,可以到那里去查阅。^①

《精神现象学》首次出版于1807年,更准确的标题是:“科学的体系,第一部分,精神现象学”,所以其大标题或主标题是“科学的体系”,这部著作被归入或列入这个体系。因此,著作的内容只能从它的这种内在任务出发才能得到把握,而这任务——表面上理解——就在于,为了这个体系且成为这个体系的第一部分。

^① 我们根据1832年以后全集中出现的卷标和页码来引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。在尤比劳姆再版中,这些标志印在内页边括号里。

第一节 现象学体系和哲学全书体系

科学的体系在何种程度上要求《精神现象学》作为第一部分？这个副标题意味着什么？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必须提醒，尽管著作的这个副标题后来变成唯一的标题，但并不是完整的。著作最初的完整标题更确切的原貌是“科学的体系，第一部分，意识经验的科学”，这个副标题——“意识经验的科学”——此后又以这样的形式来表达“精神现象学的科学”，在这个标题的基础上，才形成了被简化并变得流行的“精神现象学”。

在说明这个标题的时候，我们显然必须遵循最完整的文本措辞，它以两种形式出现，这两种形式以不同的方式表述着同一回事情。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些表达中推断出：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本身就是科学，也就是说，它构成“科学的**第一部分**”。^① 如果我们将之与第二部分相对照的话，这第一部分的特有内容一定与我们更亲近，当然，如果除去这第一部分，就根本不会出现科学体系的第二部分。

然而，黑格尔在 1807 年出版《精神现象学》之后，便很快着手发表另一部新的著作，即我们所熟知的《逻辑学》，其第一卷于 1812/1813 年出版，第二卷于 1816 年出版。当然，《逻辑学》并没有作为科学体系的第二部分出版。这部逻辑学事实上还是期待中的体系的第二部分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就《逻辑学》的完整标题同样提到与科学体系的关系而言，可以说是。其实际的标题原文是“逻辑的科学”——对于我们来说，甚至在当时，这都是不合习惯的或令人感到奇怪的。而如果我们考虑第一部分完整的副标题“精神现象学的科学”，这个标题就不奇怪了。科学的体系因此就是：1. 精神现象学的科学，以及 2. 逻辑的科学。这就

^① 《现象学》序言，Ⅱ，第 28 页。

是说,作为科学的体系,其情况是:1. 这个体系作为现象学,以及 2. 作为逻辑学。所以,体系必然以两种形态出现,两部分就其相互支撑或作为其支撑关系,就其现实的整体而言,构成体系的整体。

此外,除了《现象学》与《逻辑学》实际的内在关系,《精神现象学》的很多段落中都明确指示《逻辑学》,①我们不仅发现《现象学》指示着《逻辑学》,而且后者反过来也同样回指着《现象学》。②但最重要的是,黑格尔在《逻辑学》1812年第1版第一卷序言中明确写道:“[《逻辑学》与《精神现象学》]外在的关系,是这样的[!],继包含现象学的科学的体系第一部分之后,第二部分随之确定,它应该包含逻辑学和哲学的两种实在科学,即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,于是科学的体系就完备了。”③

这就说明,在1807年出版《现象学》时,体系之整体原初预计有两个部分,但第二部分不单单包含逻辑学,逻辑学还与哲学的实在科学同属一体。而这个本应构成体系第二部分的整体,无非就是变了形的传统形而上学观念,其系统化的内容同样彻底规定了康德的难题:一般形而上学——存在论;下属形而上学——思辨心理学、思辨宇宙论、思辨神学。

上述本应作为后续的第二部分,本身包括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整体,当然是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,这是迎合了黑格尔的原则性立场的结果。这种变化简而言之可以描画为:形而上学的整体有两部分——I. 逻辑学;II. 实在的哲学。但后者在黑格尔那里只有两部分:自然哲学(宇宙论)和精神哲学(心理学)。对于传统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第三部分,在黑格尔那里——在**实在的**哲学中缺失了,但不是在他的形而上学整体中缺失,而是说,我们要在与**存在论**的原始统一中发现思辨神学。思辨神学与存在论的这种统一,是黑格尔逻辑学独特的观念。

① 见,II,第29、37、227页。

② 见,比如,III,第33页以下,第35、41、61页。

③ III,第8页。

思辨神学并不等同于宗教哲学,同样不是信仰学说意义上的神学,而是 ens realissimum(最实在的事物)的存在论,即最高的现实本身的存在论,对于黑格尔来说,这种现实共属性地包含着一般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。这是为什么,我们将在解释的进行过程中看到。

但如果计划中的体系之第二部分表述的本应是形而上学的话,那么第一部分,即《精神现象学》无非就是形而上学的根据,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奠基——不是在“知识理论”的意义上(黑格尔和康德一样不熟悉这种玩意),也不是在空洞的方法性反思的意义上,反思必须如何做这件事情,反思人们应该何时开始进行工作,而是作为准备地基的奠基,也就是说,作为“立足点之真理的证明”,^①形而上学占据这个立足点。

那么,《逻辑的科学》为什么没有明确以科学体系之第二部分的名义出版呢?黑格尔说:“但逻辑本身不得不进行的必要扩充,促使我将这个部分单独问世;在扩展了的计划中,它构成《精神现象学》的第一个后续部分,此后,我将接着探讨前面提到的两门哲学的实在科学。”^②

然而——我们要问——这难道就是删去主标题“科学的体系”的理由吗?完全或根本不是。恰恰是当体系有扩展计划的时候,才越发需要标明个别扩充部分对于体系的归属性。如果将整体按照其字面上的形式这样来安排的话:“科学的体系——第1部分:精神现象学的科学。第2部分,第1续编:逻辑的科学;第2续编:实在哲学的科学。”[见,1802/1803年冬季学期耶拿讲座:Logica et metaphysica secundum librum munduinis instantibus proditurum(zur Messe)](逻辑学和形而上学,第二部分,为即临的弥撒日而发表)那么,就既不违背原初计划,也不违背扩展计划。

为什么在1812年“体系”的标题就已经被去掉了呢?因为黑格尔

① III,第61页。

② III,第8页以下。

在 1807—1812 年期间就已经在酝酿改变计划了。体系之理念开始改变的标志是,《逻辑学》不仅删除了主标题,而且这部著作现在本身就独立成章;不是由于它过分详尽的扩展,而是由于在摇摆不定的体系计划中,《现象学》的功能和地位业已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它不再是第一部分,所以《逻辑学》也就不再是第二部分了。《逻辑学》独立成章,因为它必须不受约束,以便在另外一个不同的、正在趋于成熟的体系计划中承担另外一种不同的角色。

如果我们回想一下 1807 年《现象学》出版和 1812 年《逻辑学》第一卷或 1816 年第二卷出版之间黑格尔的《哲学概论》——尽管只是粗略地,我们就会有所洞察。

当 1807 年《精神现象学》出版的时候,黑格尔已经不在耶拿了,他是 1801 年辞掉法兰克福家庭教师的职务到那里的,想在谢林那里谋得大学执教资格。尽管黑格尔 1805 年就成了编外教授,但只有一点可怜的薪金,用不着 1806 年普鲁士人遭难,就足以致使他到其他地方或以其他方式谋求生计了,1805 年他就已经徒劳地在海德堡谋求过大学教职。黑格尔在巴伐利亚找到了一个落脚点,当时很多人——其中就有谢林本人——都流亡到那里,确切地说,是在班贝克的一家报社当编辑。1808 年,他得以从这个职位上调换到更适合的纽伦堡高级中学校长,一直任职到 1816 年,在那一年《逻辑学》第二卷出版,同时海德堡大学的聘书也到了。黑格尔于 1816 年 10 月 28 日在海德堡做了就职演说,这个演说特别由于其结尾部分而著名,代表了黑格尔独特的基本立场(见, XIII, 3),原文如下:“我们老一辈人是在时代的动荡中成长起来的,我们应该称赞诸君之幸运,你们的青春适逢这样的时代,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献身于真理和科学。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了科学,我很高兴现在得到这样一个位置,让我可以与大家一道,使更高的科学兴趣在更高的标准上,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并活跃起来,我首先可以致力于引导大家走进这个领域。我希望我能够受到或赢得诸君的信赖,但我首先

要求诸君的,无非只是信赖科学和信赖自己。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精神之力量的信仰是哲学的第一条件。人,因为他是精神,本身就可以或应该当之无愧地被尊为最高贵的东西,他还没有充分料到其精神之伟大和力量。凭借这种信仰,没有什么东西会冷漠或顽固地不对他展开。那最初隐藏封闭着的宇宙本质,根本无力抵抗认知的勇气;它必然在他面前展现出来,向人展示其丰富和深邃,并供他来享用。”^①

1817年底,黑格尔重新接受了本来在1806年就已经第一次给他提供过的柏林大学费希特的教席。促使他最终接受聘请的原因当然不是前途问题——为了作为哲学教授继续已经开展了的工作——而是相反。黑格尔在给巴登州政府内阁的辞职申请中写道,“由于年事渐高导致在大学里讲授哲学的困难,他希望能换一个其他的工作(今天我们可以说:‘文化政治’工作)或被委以它用”^②。这就可以说明,黑格尔在海德堡期间就已经解决并完成了其全部哲学;体系已经确立起来了。1818年10月22日,黑格尔在柏林开始了他的讲座,当然,一直到13年之后,即1831年他去世时,仍然是哲学教授。

除了《法哲学》(1821年)和少量评论之外,黑格尔在柏林期间再没有发表对于其哲学来说意义重大的著作。他的讲座活动就是在修订或完善其体系,即哲学全书,这个体系1817年在海德堡时就已经明确了其决定性的和最终的内容。(从规模上看,柏林讲座构成全部著作的主要部分。)但哲学全书在1807到1816年间就已经在酝酿中了,在他担任编辑和中学教师期间,在那段岁月里,他创作了其真正的哲学著作:《逻辑学》。

我曾说过,我们通过黑格尔的《哲学概论》可以洞察其在此期间的工作,这部著作是他当中学教师时在高级班所做的报告。黑格尔本人

① XIII,第5页以下。

② Haym,《黑格尔及其时代》,第356页。